

ZHENGZHOU WENSHI ZILIAO

# 郑州文史 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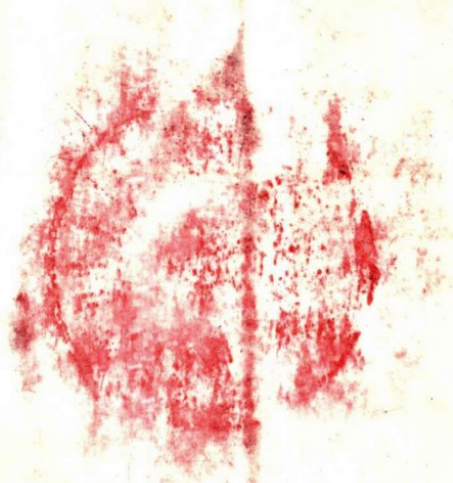


郑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第二十二辑)

ZHENG ZHOU WEN SHI ZI LIAO

封面设计 孟 蕊



# 郑州文史资料(二十二)

编辑/郑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印刷/郑州市日兴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1年12月

豫内资郑新出通字/(2001)086号



# 目 录

## 农药科研征途中的求索

——在郑州农药厂的岁岁月月…………… 张硕庄(1)

## 对郑州难童学校暨圣德中学的回忆

- 抗日战争时期郑州圣德中学沿革…………… **吴惠民**(130)
- 吴惠民校长的一生…………… 吴忆慈(135)
- 郑州碧沙岗的有关情况…………… **吴惠民**(140)
- 欢驻碧沙岗…………… 王泰礼(143)
- 当年我校的膳食…………… 陈明德(145)
- 难以忘却的往事…………… 韩耀先(150)
- 特殊使命…………… 张汝德(153)
- 可称道的迁校计划…………… 陈鹤芝(155)
- 从郑州到王堡村…………… **李华栋**(157)
- 逃亡的路上…………… **吴念慈**(164)
- 赞校长二三事…………… 聂秀卿(178)
- 逃亡途中遭三灾
- 匪灾、火灾、水灾…………… 吴忆慈(180)

记师长恩和同学情·····	郑钧红(184)
难忘的训海·····	郭毓华(188)
轻率的行动 深刻的教训·····	李宝善(191)
王堡村的文娱生活·····	陈鹤芝(195)
隆重演出著名话剧《万世师表》·····	赵锡铭(197)
我参加了《万世师表》的演出·····	吴放慈(209)
难忘的一幕	
——编演独幕剧《我的家》的回忆·····	陈玉枝(214)
深切怀念吴惠民校长·····	傅兴山(219)
著名数学教师王永康·····	赵兰英(224)
怀念恩师连克明·····	姚秀山(227)
忆云森峰老师	
——兼谈圣德中学的壁报·····	李明晨(231)
感谢张景轼老师·····	苏福庆(236)
怀念张品清老师·····	宋耀常(240)
我选择了教师职业·····	赵兰英(243)
拥军支前·····	赵锡铭(246)
我是怎样刻苦学习的·····	赵锡铭(251)
吴惠民校长的教育思想·····	李明晨(256)
我校的体育·····	赵锡铭 聂秀卿(262)
圣德歌咏团·····	陈鹤芝(265)

# 农药科研征途中的求索

——在郑州农药厂的岁岁月月

张硕庄

我家书香门第。我父亲张鸿浩，字芝生。毕业于天津法商大学堂。曾任天津中国银行副行长。我于1928年出生于天津。不久，我父改任卫辉华新纱厂科长(相当于副经理)，兼任芜湖裕中纱厂经理。我随家赴豫。

父亲常以科学救国之理教育我们。因此在学习上我常名列前茅。抗战中，全家移居北京。山河破碎，忧心如焚。我11岁发誓“科学救国！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小学毕业，身患绝症辍学。病中学了初高中功课。1947年入圣德中学，与王槐曼结为至交。1948年入功课奇紧的苏州有原中学高二。日必一考，考必100，月考大考名列第一。1949年考入北京农业大学农业化学系。1954年4月赴华北农药厂作毕业实习。

## 作实习不负科学救国志 解疑窦初献炎黄赤子心

当时以毕业实习代替毕业论文。学校规定，从四月初至学期末为实习时间。我与同班一位女同学，被派往华北农业病虫害药剂制造厂实习，4月1日到厂，原计划只实习三个月就回校分配工作。但是，怎能料到作为愚人节的4月1日，竟成了我这个愚人，走上工作岗位的登程纪念日!?

这厂简称为华北农药厂。为安排我们的实习，厂里专门召开一次会议，会上厂长兼党总支书记王文，首先向我们介绍了本厂历

史，他说：“华北农药厂是解放前的老厂，那时生产鱼藤粉。1952年我国有了666工业以后，由天津生产原粉。在我厂制成666粉剂，满足了农业上的需要。但是，粉剂只能干撒，不能加水用喷雾器喷，可是，农民更需要能够加水喷洒的可湿性粉剂。而我们的设备和技术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好去聘请你们的教授黄瑞纶专家，为我厂的顾问。他发明了可湿性粉的制法，中国才有了自己生产的可湿性粉，但是，他不能长期住在我们厂指导生产，我们请来了他的大弟子全灵同志当技师（应当是工程师）指挥生产。”全技师站了起来，我们也连忙站起来，互相点头致意。“现在，全技师负责全面技术工作，可湿性车间由钱技师负责，另有一位朱技师，还有技术员严家奇，他是你们的同学，我就不介绍了。”王厂长介绍了各位技术干部以后，接着说：“我国已经有了粉剂，又有了可湿性，第三个品种就轮到乳剂了。去年，国家对我厂下达了试制乳剂的命令，厂里也已接受了一批D.D.T.乳剂订货。但是，试车几次都未能生产出合格产品，建议你们就以此作为实习课题。你们认为这样可以吗？”

我们接受了这项任务，次日一早，我与那位女同学各制一份小样，当然都很成功。下午，我对全技师说：“作作小样，当然没有困难，只有到车间进行现场观察，才能心中有数，可否再照原样试一次车？”

全技师点头同意。试车那天，一如既往，我们只在车间参观学习，并在笔记本上作作记录。当我量得反应釜内的温度已经升到70多度，却不停地加酸时，不由大吃一惊道：“反应温度是不是太高了？”

“……”

试车出来的产品，与前几次一样，都是糊状的废品。

试车以后，那女同学和别人合作，我自己一人工作，全技师有空便来帮忙。全技师征求我对这一工作的看法。我说：“现在继续

作小样已经没有意义，应当找出各种因素对于化学反应的影响，才能起到指导生产的作用。”全技师非常赞成这种研究计划，便与我一起试验。我们首先从40度做起，依次在45度，50度，55度的条件下各作一个样品。结果，超过45度以后，所有制成的样品，均与车间产品一样，是一种糊状的废品。全技师很高兴，拍着我的肩膀说：“咱们终于把问题的答案找到了，太好啦！我早就想安安生生坐下来，全神贯注地、系统地做几天试验，可是，杂事太多……”

刚刚说到这里，车间主任胡万选推门进来，拉住全技师就走，口中结结巴巴地说：“全，全技师，你，你来看看看……”全技师一面挣扎，一面回头继续说道：“你能和我合作，就好办了，咱们回头再说。”挥挥手，跟胡主任走了。

我们把这一结果写成报告。厂长立即宣布再次试车，并一再强调，温度绝对不准超过42度。乳剂车间就这样投入了正常运转，产品陆续运往全国各地。

下一个课题是，以茶籽饼代替亚硫酸造纸废液，我们起初以茶籽饼的浸出液代替造纸废液。取得了良好效果。后来供销股长介绍道：“通兴公石粉厂可以把茶籽饼磨成粉状。以茶籽饼粉直接加入石球磨可以吗？我们采纳了这个建议。茶籽饼代替亚硫酸造纸废液的研究也就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虽然初到厂时我与那女同学格格不入，但自从乳剂正式投入生产以后，俩人关系突然好转。最后，甚至有了感情。

回校以后，意外地发现华北农药厂的干部总往我校跑。起初我猜想：“黄主任既然是华北厂顾问，华北厂的干部自然常来我校联系。不过因为过去素不相识，并不经心罢了。”

但是有一天黄主任忽然问我：“你愿到研究单位工作，还是愿到工厂工作？”

“服从组织分配吧！”我说。

“但是，我们培养的是研究人员啊！”黄主任再提醒我一句：“你

认为华北厂怎么样？”

“这个厂有许多我值得研究的课题。”我很肯定地回答道。

“你不必现在就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认真考虑考虑，考虑好了再说。”

我到团市委找到三哥硕文，那时他是大学委员会副书记。我对他说：“学校毕业分配征求我的意见。”三哥惊问道：“怎么会有这种事？这事很奇怪呀！”

“我们学校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对口单位，毕业生一般都在那儿工作。”我回答道。

“中国农业科学院？”三哥显然还没听说过这个单位。

“就是原来的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嘛！现在成了中国农业科学院。走进农业科学院就仿佛回到了学校似的，来来往往都是同学，我们常到那儿去。上俩月到那儿去玩，就有人透信儿给我，说我已经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了。4月，到华北农药厂实习，工作很顺利。我猜想是华北厂想留下我，可是黄主任已经答应过科学院，不好改口，处在两难境地，所以想叫我自己表态回绝农药厂，你说我该何去何从？”

三哥半开玩笑地说：“你是看中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的高楼大厦了吧？……”

“哼！隔着门缝看人！把人都瞧扁了，我选的是农药厂，偏偏不是科学院。”

“唔！那为什么？”

“黄先生发明了可湿性粉剂的制造方法，但是，这套生产工艺太复杂，产量太小，成本也太高了。因此，他常常说：‘如果能有一种方法使生产可湿性农药像生产粉剂那样简单，甚至于使粉剂和可湿性合而为一，那就好了。到那时，农药生产的工艺问题，才算真正被解决了’。我就是抱着这一理想到农药厂去的。”

“这问题有人研究吗？”



“大家都在朝着这个方向走哩！”

“你认为只有你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你入党的时候，是因为觉得只有你入了党，中国才能战胜日本吗？”

“胡说！我什么时候这样说来？”

“是呀！你也知道，一个人加入了一个队伍，不过是为这贡献一份力量而已，并不认为此事非由我来解决不可。也许我一生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我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我既跨入农药界，研究农药的制造工艺便是我的天职。我是尽人事而听天命，成，不足以喜，败，又何必忧？”

三哥听了点头道：“这才是正确的选择，人，就是要有那么点儿志气。”

从市里回来，我对黄先生说：“我愿意到华北农药厂去。”

黄先生点点头说：“那也好！可是你要快点儿去，他们等着你赶快上班哩！”

那时候，毕业分配从无征求本人意见之理，我虽猜得八八九九，终无真凭实据，直至到厂上班后，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在我与全技师合作，解决了乳剂问题之后，王厂长便决定把我留下来。此事交由狄科长办理，狄科长跑了多次，黄主任先以华北厂今年并未向学校提出要人为理由，一口回绝。又说：“我校培养的是研究人员，到工厂工作很不对口。”后来经不起厂方一再要求，便坦率地对狄科长说：“张硕庄早已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你们如果一定要人，可以把别人分配给你们。”

“可是，别人我们不了解呀。”

“那就把那个女的分配给你们吧！”

“我们并不缺人，只是要求把张硕庄分配到我们厂工作。”

“这，不可以！”

又经过多次要求，黄主任希望我自己表态拒绝，我未能那样

办，然而，多年以后我终于发现，这条路是绝对走错了。

到了正式分配工作那天，黄主任叫我班同学，每人重新填一张毕业分配志愿表，并且强调说：“实习以前填的那张志愿表作废了，今后只以这张为准，不准说我上次曾经是怎样怎样填的……听清楚了把？”

这话仿佛就是专门对我说的，因为实习以前填的那张表，在“志愿”栏中，我填的是“科研单位”而不是“工厂”。重新填表，可以防止口头承诺，与表上所填志愿不一致，而产生后患。

我接过表一看，表上有“爱人”一栏，我征求她的意见，她说：“黄先生早就知道咱们的关系了，不填也一定会分配在一起的。”

结果，我当然分配到华北农药厂，而她却分配到外省，也无具体单位，到省后再酌情分配。走出教室，她找到我痛哭流涕地埋怨道：“黄先生真是不知道体谅人！这可怎么办哪？”

“你自己要这样填，埋怨黄先生干什么？”

“这样吧！今年春节你来我家，咱们再研究往一块儿调的问题。”

“好吧！？”

二次进厂便听说，朝阳门外东大桥要盖使馆区，我们马上要迁到河南，与河南农药厂合并的消息，一时闹得全厂沸沸扬扬，纷纷在京另找工作，不愿离京赴豫。这时，有人对我说：“你是刚来的，如果不愿到河南去，可以回学校要求重新分配嘛！”

我当然不想重新分配，十月里便随厂来到河南。两厂合并后，改名郑州农药厂。但这郑州二字并不意味着是郑州市办的农药厂，而是依照惯例，凡中央所办之厂，均冠以地名为厂名。那时我厂，仍是农业部的下属单位，故取此名，到后来，一级级下放，一直下到市管单位，到也省了改名的麻烦。

那年春节是元月24日，如约前往天津，正式订下了婚约，专等回厂办理调动手续了，不料这个婚约竟是：

培土栽瓜兀自喜 俄顷祸水沿蔓来

### 一筹莫展生产深陷困境 双管齐下妙计顿解燃眉

那时我国只有数家能够生产可湿性 666 的农药厂，郑州农药厂虽然规模较大，但是产量却也很有有限。那年月，虫灾总是咄咄逼人，为此，中央对我厂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虽然，厂部已把生产指标，定得超过生产能力一倍以上，但是依然远远不能满足国家需要。车间被弄得焦头烂额，车间主任刘庚昌，见人就大喊：“这个月的蜡又坐上啦！劳您驾，给往外抻抻呗！”见此光景，遂答应从化验室调往车间，任可湿性车间技术员，主动挑起这付重担。

那时可湿性车间用的是我师黄瑞纶教授发明的湿法生产工艺。共有主厂房、烘干房、锅炉房、粉碎房和包装室等五大厂房。工艺过程是：加水磨浆/加压过滤/制成泥球/装搪瓷盘/装干燥车/推入烘房/二次粉碎/包装出厂。在主厂房里：抬着大桶上楼的，跪在压滤机上抖滤布的，站在药糊池中抓药蛋儿装盘的，把盘装车的，把车推走的，一个个满身泥糊泥浆，浑身大汗淋漓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真是又脏又累，又很损伤身体的生产方法。

湿法生产工艺不但手续繁琐，劳动条件恶劣，而且产量也小得可怜。这还不算，在设备投资方面更觉贵得出奇。可湿性车间设备投资 32 万，占了全厂一大半面积，而每月产量却只有三百吨。再看粉剂车间。粉剂每条生产线投资不过数万元，占地面积又小月产却达到三千吨。高出可湿性车间十倍。湿法生产的成本更是高得出奇，搪瓷盘子五元一个，而工人工资每月不过三十几元，那成百上千的盘子，用四五次就报销了。这钱当然要在成本中摊销。成本之高，可想而知，二者相比，方领悟到黄先生那句“如果能用生产粉剂的方法，生产出可湿性剂来，666 的加工问题，才能算是完全成功，”这句话确实语重心长。

车间设计能力虽然只能月产二百多吨，想尽办法也只能达到三百吨，但是厂部却非要求车间每月完成 800 吨的任务不可。尽管厂长这样逼迫车间，还却远远满足不了国家需要。1955 年 4 月 7 日，农业部派宗震寰来到我厂，传达中央命令：可湿性 D. D. T. 的生产任务，由每月 200 吨增加到 900 吨，而 666 则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我厂能有多大能力？当得起这多多益善四个字？于是厂长终日愁眉苦脸地长吁短叹，主任天天喊着坐蜡，遂引起了我的恻隐之心，决心使农药厂赶快走出困境。

烘干工序，是可湿性车间的卡脖子地段，车间产量大小，就看烘干隧道能否烘出药块了，车间上上下下每天只是围着烘干问题打转转。为了利用余热，把药糊摊到隧道顶上。顶上摊满了，又把药糊蛋蛋贴到隧道壁上。院里则铺满了油布。那药糊团成的小蛋蛋简直摆得满坑满谷，只可惜天不作美，时当冬末春初，只有望着那冷眼旁观似的太阳，摇头叹气而已。

面对这种局面，车间主任向我讨主意，我说：“我的办法是：其一，扬汤止沸。其二，釜底抽薪。”

“什么是扬汤止沸？什么是釜底抽薪？”

“咱们虽然有三条隧道，但是，只有两条能用，三号隧道还没有安装散热器和锅炉，这锅炉和散势器即使现在马上安装，也得等明年这时候才能安装完毕，何不现在就在烘干工序，建一座热风炉？只需不到 4000 元，而且所需材料本地都有，不消一个月的时间，三号隧道就能用了，烘干能力马上提高到四百多吨，这叫做扬汤止沸，是一条治标之计。”

“好主意！”主任一拍大腿道：“那么，治本之计呢？”

“治本之计就是不要作无效劳动，该下隧道的再下隧道，不该下隧道的，别让其胡乱下到隧道里占住茅房不拉屎……”

“谁占住茅房不拉屎？”

“坩子土呀！你想，咱们这湿法生产，是为 666 服务的，而坩子

土完全用不着加水湿磨只要在粉碎机里干磨就行了，它去隧道里不是闲逛吗？我已研究出一套新方案，叫做‘单磨法’，单磨法就是只把 666、废液和水加到石球磨里而不加坩子土。坩子土只需直接粉碎，和湿法磨成的 666 一掺就得了，因为坩子土和 666 在生产过程中大约各占一半，所以烘干隧道的能力无形中就提高了一倍，月产 800 吨还有问题吗？”

“嘿！真是诸葛亮再世！”主任挑起了大姆指说：“可是，目前压滤机很不正常，简直没法使用，这怎么办呢？”

“那就先用单磨法解决压滤机的问题吧！”

“单磨也能解决压滤机的问题？”

“是呀！车间用粉碎机先把坩子土粉碎好，再与 666 料浆一拌，不就成了药糊吗？这种药糊含水量只有 33%。比压滤机压滤出来的料糊的含水量还低哪！等压滤机能用以后，再按原计划单独烘干纯 666 药块。”

“光甩掉压滤机，就已经解决了大问题啦！走！咱们一块儿找厂长去！”

但是厂长只答应立即把单磨法投入生产，而对热风炉的修建却很不赞成。

“锅炉就快运来了，散热器也快造好了，你们急什么？”厂长说。

“可是一台锅炉四万多，一片散热器两千。一条隧道需要两片，合四千元，新建锅炉房预算三千元，共计四万九千多元。而且设备复杂，维修量大，维修费高，技术性强。那些散热器又到处漏汽，使烘干隧道，一头出水汽一头进水汽，大大降低了烘干能力。总而言之，用蒸汽隧道烘干药糊，是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搞得复杂化了。我们为什么放着平坦大道不走，偏偏走那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呢？我认为，不但三号隧道应当使用热风炉，就是一号二号也该改用热风炉，取消锅炉，简化设备。”我建议说。

“烘干隧道漏一点汽，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隧道里历来

就是这样，也没见影响生产嘛！锅炉已经启运了，等几天都等不了？至于散热器往隧道里漏汽，换几片新散热器就行了。这也没有什么难处。”

“别说锅炉还在路上，散热器还没订货，就是设备已经全部到厂，今天立即动手安装，也得等到明年此时才能装好，就算咱们不怕打屁股，可是虫子能饶了庄稼吗？况且一号二号隧道也该换散热器了，而它们所需的那四片价值八千元的散热器现在还没订上货哩！何时才能造好运来呢？可是，热风炉只需花费区区三千七百五十元，材料又都现成，工人们早已憋足了干劲儿，只等厂长一声令下，便可开工，开工后，最多只消一个月，便能使三号隧道正常投入生产，产量增加50%，以应国家之急需，比起那最少要等一年以上，耗资四万九千多元的原计划哪一个上算呢？再说，就是换了散热器还是难免往隧道里漏汽，这又有什么办法呀！”我说。

“你总是口口声声漏汽漏汽，到底漏进去多少汽？影响了多少产量？你说得出来吗？说话要有根据，不能信口开河嘛！”

车间主任一听，凉了半截，俩人回到车间，我去化验室要了一瓶活性炭。

“要活性炭做什么？”

“钻进隧道，测量一下，到底漏进去多少水？然后才能做出决定。”

“说你是瞎子，你就瞎掰！那里边能进去吗！？70度呀！就是不热死，光那狼烟洞地的666蒸汽也把你的小命给交代啦！到时候你那‘拉腕儿’（LOVER，爱人）哭着来了，进门先给我一个大耳刮子，你哥又是个大官，一句话，我情去坐牢了。”

“是我自愿进去的，先写份志愿书，说明自愿进入隧道，一切后果自负，生死存亡均与他人无关，总行了吗？”

“那样更不行了，车间出了死亡事故车间主任得坐牢，到时候这张志愿书一掏，我岂不成了明知故犯？明知故犯，进牢房反而更

快点儿，不行！不行！”

但是，没有数据就心中无底，无凭无据又怎能说服别人？遂于55年2月8日带上风速表，干湿球湿度计，钢盒尺，记录本，并用纱布包了一小包活性炭，垫在纱布口罩里，悄悄进入隧道进行测量。

好心的工人们，听说我要进入隧道，测量数据，澈底弄清楚隧道产量不高的原因。个个都举双手赞成，因为这正是热心于生产的广大工人群众最关心的事情，但是他们却很害怕出事，建议我带一把手锤，每隔半分钟敲敲隧道墙壁，他们抽一个人，守在外面听，如果听不到里面敲墙，就马上进去救人。

### 人禁地勇闯虎穴夺虎子 献良策只见支吾不支持

虽然是数九寒天，里面确实热得头昏，虽然用了活性炭，却仍呛得难受，尤其是两只眼睛，虽然绝无伤心之事，却怎地总是两泪纵横？咳！想当年马谡失了街亭，诸葛武侯是挥泪斩马谡，不想今日我却是挥泪看仪表，也算是隧道一景吧！

那脸更不争气，热辣辣如刀割一般，疼痛难忍，心中暗自笑道：“这都是小资产阶级，爱面子的思想造成的，脸皮太薄，所以一碰上666就叫苦连天，早知如此，何不学那厚脸皮？也免得受此刀割般的痛苦了。”

一面自己跟自己说笑话，一面紧张地工作，从端点测起，再测一号窗口，二号窗口，到了三号窗口，温度降了下来，也不用再挥泪看仪表了，此时才忽然想起：“怎么竟把手锤忘在了端点？若回去拿，又远又热又呛，还不如继续往下测呢！”便去测四号窗口，四号测过，便该测定隧道末端的出风口了，刚刚读了数据，忽然前后隧道门大开，只听有人大喊道：

“小张！……张技术员！”

这是车间主任刘庚昌的声音，我一面答应，一面走出隧道，只见刘主任手扶着打开的大铁门对工人说：“不吭气儿了，坏啦！快快……简直是乱弹琴，胡来！”

那隧道长达数十米，我还未曾学会大声喊叫，所以我在末端答应，他在这头却听不见，我见他吓得脸已变色，连忙过来大声说：“我在这里！”

“你这是养孩子不叫养孩子——吓人（谐音吓人）！你不是答应我不钻隧道了吗？怎么说了又不算啦？要是出了事儿呢？你是俩腿一蹬，两耳不闻天下事了。我可是西瓜皮擦屁股——再也擦不清啦呀！”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不是什么要得虎子，只不过是老虎头上拍苍蝇——找死哪！”

“我已经有经验了，再进隧道脸上多抹凡士林。带上风镜，活性炭再多加点儿，保证没事儿。”

接着我又进入隧道测定几次，得出以下数据：

(1)每小时烘出的水分为49公斤。

(2)每小时漏入隧道的水分为359公斤。

(3)从三号窗口起，后半截隧道已无作用，就是说：目前隧道虽比原华北厂的老隧道加长了一倍，但是，加长并不能提高效率，所谓设备能力增强一倍，对于烘干隧道来说，完全不能成立。

我拿结果给主任看，主任说：“干脆等到明天，在打屁股会上当众宣读吧！单跟厂长谈，简直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是没心思找这老头儿瞎抬杠了。”

那时推行苏联的一长制，每天早晨开一次动态分析会，厂长为首席。各科室、各车间的科长、主任、车间技术员，都得参加，我自然也不能不去，可湿性生产形势最不好，所以常在会上挨批评。因此车间戏称“动态分析会”为“打屁股会”。

翌日，我在会上宣读了实测结果，正厂长说：“很好很好，再继



续测定，继续研究。”

一连几天，我们是每次一开会，就要求批准修建热风炉，正厂长总是打个哈欠冷冷地说一句：“很好很好，继续研究，继续研究，一定要研究彻底才好。”却一直不准动工。

到了3月3日，当厂长照例叫可湿性车间报告生产进度时，我与车间主任互相补充，说了一大堆生产如何不正常，这月任务没法完成的话。

“完不成得想办法！”厂长板着面孔严厉地说：“任务就是法律！如果完不成，就拿你刘庚昌是问！”

“必需叫我们建一座热风炉，我们才能完成任务，巧媳妇也难做没米的饭，技术员！再念念咱们的测定结果。”

我把数据重读一遍，正厂长说：“小力巴！你不要自作聪明。一撅尾巴就知道你拉什么屎，打开天窗说亮话吧！现在不考虑增加设备，只准在现有设备上想办法，散会！”

大家站起身正准备走，副厂长武升堂示意叫大家重新坐下，正是：

旱苗奄奄方自苦 谁料春风化雨来

**按决议热风炉指日工竣**

**靠群众新隧道顺利达标**

“我说呀！同志们！”武副厂长咳嗽一声，慢条斯理地用标准的山西话说道：“今天的会开得很好，大家讨论得很充分了，可是我还要再占用各位一点时间，说几句话。

“我的发言只有三点：

“第一点是，可湿性的干燥，问题很大，这个问题呀，要首先解决，咱们全厂能不能完成任务，就看可湿性车间了，而可湿性车间能不能完成任务，就看干燥怎么样了，所以我说呀！干燥问题就是咱们的关键。